

保亭响水镇什月村打造现代化沉香产业基地，引导村民走上致富路

香苗地下扎根 技艺手上传承

本报讯(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陈苡琪 王迎春)田垄之间，一排排沉香苗土杯整齐列队，绿意葱茏，生机盎然。近日，正值沉香苗管护的关键雨季，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月村的沉香非遗基地，工人们抢抓农时，装杯培土、栽种新苗，田间地头一派繁忙。

“农闲时就来基地务工，一天能赚200元左右。”正在劳作的村民黄义亭告诉记者。言语间，他手中的活计一刻未停。不仅务工有收入，更让他底气十足的是家里那1100多棵沉香树。“原先家里只有20多棵，现在种了1000多棵，一半以上都是白木香，日子越过越有奔头。”

从“不敢种”到“愿意种”，转变的背后，是村里悄然生长出的沉香产业链，也是技术能人返乡带来的信心。

过去，什月村虽有不少农户零星种植沉香，但缺技术、缺门路，造香质量参差不齐，很难卖出好价钱。“以前不会造香，做出的香质量差，根本赚不到钱。”黄义亭回忆。守着宝地，却难得“香”财，是彼时许多村民的共同困境。

转机，源于人才的回归。

作为保亭农业全产业链“7+N”重点产业之一，沉香被寄予厚望。但发展初期，人才短缺成为制约产业提质的突出难题。“我们跑了很多地方，亲自上门沟通，希望把懂技术、有想法的沉香人才引回村里。”什月村党支部书记黄健友说。

黄诚港正是被引回的青年代表。他自幼跟随村里手艺人学习黎族沉香制作技艺，后外出闯荡，在沉香行业深耕十余年，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。当他发现本土野生沉香资源日渐枯竭时，回乡传承技艺、发展产业的念头愈发强烈。“村里不仅有优越的生态环境，黑土多、土质肥沃，是种植沉香的天然宝地，更有‘黎族沉香制作技艺’的深厚文化底蕴——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。”

怀揣这份底气与初心，黄诚港与返乡伙伴合力创办保亭黎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，通过“乡政府—企业—村集体”三方合作模式，打造集沉香加工、展示、销售、直播带货、非遗传承、技术培训于一体的现代化沉香产业基地。

基地的建成，不仅为产业筑牢根基，更把就业岗位送到了群众家门口。

如今在什月村，像黄义亭这样的村民，不仅能通过管护沉香苗赚取工钱，还时常走进基地培训中心，系统学习沉香种植、管护、造香、制香等全流程技术，实现了“赚钱、学技双丰收”。基地目前已累计带动周边30多名村民务工增收，而更大的带动效应体现在庭院与田垄之间：掌握技术的农户纷纷扩大种植规模，沉香真正从“副业”变成了增收的“主业”。

一边是种植规模不断扩大，另一边，传统制香非遗技艺也在基地得到接续传承。依托技术优势，基地深度挖掘“黎族沉香制作技艺”，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加工有机结合，推动非遗文化活态传承。钩香之后，春、晒、研磨、过筛、揉成香泥、手搓成线香……村民朱立群正是学习该项技艺的学徒之一，农闲时常来工厂制香，既多了一份收入，也在实操中精进技艺。随着制香技艺日渐成熟，她也萌生了申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、投身村中沉香产业发展的想法。



基地里的沉香精深加工产品。

“我们希望深入挖掘黎族传统沉香技艺，通过系统培训，让非遗技艺代代相传，同时带动更多村民参与进来。”黄诚港介绍，公司目前已有6位技术骨干获得保亭县“黎族沉香制作技艺”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称号。

从灵活务工到技术传承，小小一株沉香，正悄然改变着什月村的面貌。如今，基地进一步立足黎族文化资源，布局精深加工，研发生产出独具本土民族特色的香薰品及沉香摆件、

珠串、雕刻件等工艺品，形成多元化产品体系；同时积极探索品种选育、结香技术、新产品开发等攻关方向，提升产品附加值，助力“保亭沉香”品牌打造，推动沉香产业向精深加工延伸。

一棵棵沉香苗落地生根，一门门老技艺接续传习。眼见越来越多乡亲在家门口赚到了钱、学成了本事，黄诚港对未来充满信心：“随着更多乡亲加入，什月村的‘致富香’，一定会越飘越远。”

三亚十大名菜名点 创新大赛落幕

本报讯(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李艳乾 余佳琪)8月30日,2026三亚“十大名菜、十大名点”创意创新大赛在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收官,活动现场发布本年度三亚“十大名菜”“十大名点”官方榜单。

全新出炉的榜单,浓缩了三亚山海兼具、古今相融的饮食特色。古法藤桥排骨、三亚渔家酸鱼汤、南山禅意斋菜煲、育才雨林黑山羊等十大名菜,串联起三亚深海珍馐与雨林山珍的独特物产优势;三亚清补凉、崖州虾饼、疍家炸鸡、三亚薏粳等十大名点,根植民间市井、传承非遗技艺,留住城市烟火底色。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博新

8月28日,在兴隆咖啡文化园的培训大木屋,学员们端坐屋内,2026年万宁市兴隆咖啡焙炒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培训在此开班。

大木屋是间通透的屋子,空气里浮着淡淡的咖啡香。台下的30张面孔,有从业者,也有爱好者;有新手,也有“回炉”的老学员。

导师陈思颖负责传统长嘴壶冲煮教学。小班授课,15人一组。她很快发现,班里“一半的人没接触过”这种传统冲法。他们喝过兴隆传统咖啡,却不知

道怎么做;对纯炒咖啡熟悉,对加了黄油和糖炒出的老味道却陌生。

“冲出来挂杯吗?口感圆润吗?”学员詹媛问她:“传统咖啡,口感重要还是味道重要?”

“两个都重要。”陈思颖答得干脆:“口感足够圆润,味道才会更上一层楼。”她走到学员中间,挨个品尝,逐一调整。有人冲得“味道足,但口感欠缺”,有人“口感圆润,味道却淡了”。陈思颖把老一辈的标准摆出来:咖啡太淡,没有挂壁,要么手法不对,要么粉量不够。学员们围拢过来,纷纷举起手机,把要点拍下。

“要反复冲三次,根据不同人的力气、手法来调整,不是千篇一律的。”她一边示范长嘴壶的注水节奏,一边解释。壶嘴细长,水流划出弧线,落在咖啡粉上,香气一层层漾开。

三天的课程都排得满满当当:首日课程上午学兴隆咖啡历史文化与咖啡基础理论,下午冲煮实操。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半,两小时午休,学员们在操作台前反复打磨,导师一对一纠错点评,手把手校正。

学员黄金满稍显从容。他去年就参加过培训,今年又坐进了课堂。就在不久前,他还拿下了2026年“非遗

杯”兴隆传统咖啡冲煮大赛的冠军,但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。

除了冲煮,课程还转入更深层的实操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高方彪、黄静宇接手炒制教学,传授兴隆咖啡最核心的焙炒手艺——火候、翻炒节奏、熟度判断、风味锁存,把本土咖啡豆专属的炒制秘诀一点点拆解给学员。

“今年的创新是结业考核将搬到二车间门口的非遗展示区。”陈思颖说,届时,任何人都可以围观,看这30名学员如何用三天所学,焙一锅豆,冲一壶传统风味的兴隆咖啡。

(本报万城8月31日电)

深读·海南



8月21日,中国科大,石家铭在班上认真记录。

安徽日报记者 徐斐昊 温沁 摄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子仪

8月下旬的合肥,阳光白晃晃地落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(以下简称中国科大)的校道上。几百名大一新生穿着迷彩服,在树荫下站军姿、走正步。汗水顺着年轻的脸颊淌下,浸透衣领。

队列旁,19岁的石家铭坐在电动轮椅上,穿着同样的迷彩服。出操时他来,收操才离开——全程听着教官的口令,注视着队伍的每一次摆臂、转身和落脚。2岁多时,石家铭被查出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。行走、上下楼梯以及长时间端坐,这些普通人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事,对他而言却是艰难的挑战。今年,他以805分从海南考入中国科大,走进心仪学府。

从海南琼海到安徽合肥,这条路,他走得比别人慢。父亲凌晨五点按摩的雙手、学校楼梯口等待的同学,以及从海南、四川伸来的医疗援手,一程接一程,帮他越过一个障碍。

但石家铭不愿意只做被帮助的人。他以自己的松弛和坦然,回应每一双伸来的手。

A 凌晨五点的手

5点的琼海,城市还在沉睡。石家铭房间里的灯先“醒”了。

父亲石寿全手机里固定设置了三个闹钟——5:00、5:20、5:40。第一遍响,他轻手轻脚走进儿子的房间,在床边坐下,将儿子的一条腿搁在膝盖上,从脚踝开始,顺着脚筋一点点往上揉,用指腹推开僵硬的肌肉。揉完一轮,父亲把头枕在石家铭的大腿上,用头部的重量为他拉伸腿筋。

这个姿势保持20分钟后,第二遍闹钟响起。抱起儿子另一条腿,同样的步骤,石寿全会再来一遍。到6点,他替儿子盖好被子,退出房间。

从石家铭5岁起,这套流程几乎没断过。“一开始爸爸按摩时,我肯定知道。时间久了,也习惯了,现在很多时候按摩也不会醒。”石家铭说。日复一日的按摩,已经成为父子之间无需言说的生活节奏。

两岁多时,父母发现石家铭蹲下后无法独立站起。他们带着孩子跑了海口多家医院,抽血、做基因检测,等来的诊断是“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”,暂时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。7岁时,一家人又前往深圳求医,结果没有改变。

石寿全曾站在医院走廊里,把报告单看了一遍又一遍。上面的字每个都认识,连起来却像一堵墙。回到家后,夫妻俩没有把焦虑反复讲给孩子听,只把求医、接送和康复训练拆成一件件当天必须完成的小事。

日子没有停在诊断书前。石寿全在网上寻找康复视频,摸索着为儿子按摩、拉伸。这一做,就是10多年。

上学后,父亲还要判断另一件事:什么时候扶,什么时候放手。

每天把车停在教学楼门口,他都会问:“今天自己能自己上去吗?”状态还好,就让儿子抓住扶手,一级一级往上挪;脚实在太累,就伸手搭一把。

石家铭知道父亲的用意,“爸爸一直都是这么和我说的,能走的时候还是要自己走。”他说。

石寿全站在校阶下,看着那个缓慢移动的背影拐过二楼转角,才会转身离开。一天六趟——早晨送、中午接、下午送、傍晚接、晚自习送、晚上接。10多年里,他反复拿捏着锻炼和保护的分寸:不能累着儿子,也不能让儿子完全放弃自己行走的能力。

石寿全记不清自己目送过多少次。儿子状态好时,他只在台阶下看着;状态不好时,他会快走几步托住手臂,把儿子换上去。对这个家庭而言,“自己走”和“有人扶”从来不是两种彼此排斥的选择,而是每天都要根据身体状况重新作出的判断。

B “我也能帮助别人”

同一个楼梯,在石家铭下楼时,也常有同学等着他,有时替他拿包,有时伸手扶一把。陈俊诚就是其中一个。

初一新生军训,陈俊诚中途休息时听旁边同学说,队伍里少了一个人。他后来才知道,那个没来的同学身体不便,不能参加军训。

初二重新分班,两人成了同桌。陈俊诚性格偏内向,和石家铭在一起却很放松。去物理实验室,他陪着慢慢走;上下楼梯,他自然地搭把手。

石家铭在班里人缘好,男生女生都聊得来。课间,他有时会掏出棋盘,和陈俊诚杀几盘五子棋;有时和班长许哲瑄聊游戏——王者荣耀、三角洲行动等;转头又能和女生讨论最近在追的电视剧。

因为石家铭走路不方便,同学们渐渐形成默契:不用组织,不用排队,谁请到他有需要,谁就上。吃饭时有人帮忙打饭,下楼时有人在前面等。有一次,几个人没商量好,石家铭面前竟多出两份饭,他也不说破,乐呵呵都吃了。

这些孩子没有小心翼翼地把他当成“特殊的人”。该开玩笑就开玩笑,该打闹就打闹。石家铭说:“我很幸运,一路走来遇到的人都很善良热情,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。”

学校也在撤去一道道具体的障碍:教室设在低楼层,走廊加装扶手,提前办理电梯卡,允许其父亲把车开到教学楼门口。石家铭因身体不适缺课时,同学王昌育会把工整的课堂笔记递给他;仍有不明白的地方,老师就在课间再讲一遍。

帮助并不是单向的。石家铭理科成绩常居班级前列,同学遇到难题也会来找他。他喜欢把自己的思路讲给别人,看到对方弄明白,自己也获得成就感。身体限制了他的行动范围,知识却让他拥有了伸手帮助别人的能力。

“我也能帮助别人。”石家铭为此感到自豪。

一次数学公开课上,老师请他证明一道立体几何题。他习惯口算,很少打草稿,盯着黑板想了一会儿便开始讲。思路绕了一大圈,最后竟回到题目条件。全班安静一秒,随即笑成一片。他没有尴尬,也跟着笑。那一刻,没有谁刻意照顾谁,只是一群同学共享一道题、一次失误和最普通的青春快乐。

身体的不适仍会进入学习生活。“久坐容易腰酸背痛,要时不时站起来,很难长时间投入。”石家铭说。因此,他很少靠熬夜刷题,而是寻找更适合自己的节奏和方法。高考取得班级第一名,在班主任杨凯看来并不意外。

家庭也是他的底气。姐姐比他大16岁,姐弟俩经常联络。收到中国科大录取通知书那天,姐姐特地从海口赶回来。4个人一起拆开包裹,通知书被轮流捧在手里,看了又看,笑声一阵接一阵。

C 一场更专业的“接住”

高考之后,一场更专业的“接住”开始了。石家铭的故事经报道后,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联合四川大学华西乐城医院,为他安排多学科远程会诊。专家进一步明确,他患的是胶原蛋白VI相关肌营养不良。疾病暂时无法根治,但系统康复可以延缓肌肉退化、维持关节活动度。

10多年里,石寿全听到的大多是“没有特效药”。这一次,医生第一次明确告诉他:可以做什么、怎么做、去哪里做。博鳌乐城医学公益基金会随后承担了赴成都康复的费用。8月17日,开学前,一家人飞往成都。

8月19日上午,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中心,治疗师让石家铭抬起手臂、转动肩膀,再根据肌肉反应调整动作强度。训练到一半,他低声说“酸”,短暂停顿后,又继续完成。

“康复不是一味加大训练量,而是选择他能承受的活动,让他主动参与。”作业治疗师林洋说。团队围绕石家铭的身体状况,制定了纠正肌肉挛缩、改善畸形和提升日常生活能力的方案,并安排适量的休闲活动,为学习和校园生活储备体力。

康复团队由多个亚专业组组成。有人评估关节活动度,有人观察他完成坐起、转移和伸展动作时的发力方式,还有人根据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,讨论怎样减少久坐带来的腰背不适。训练并不追求一次做到更多,而是寻找一个可以长期重复、不会造成额外损伤的强度。

医生特别要求父母共同参与。治疗师做一遍,父亲记一遍,再让石家铭练一遍。石寿全站在旁边,记下动作、节奏和儿子的每一次反应。因为3天训练结束后,这套方法还要带回家,延续到大学生活。

神经物理治疗师宋慧妍注意到,石家铭训练时很能坚持。家人没有催促,也没有代替,只在一旁记录动作要领和医生叮嘱。专业康复的目的不是替他完成动作,而是让他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,保有更多生活自主性。

与此同时,一台根据石家铭身体情况定制的电动轮椅送到学校,解决了进入大学后最现实的出行问题。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,也让一家人对远行多了一份底气。

D “欢迎石家铭同学”

高考成绩公布,805分。石家铭心里清楚,离他梦想的中国科大又近了一步。在网上看到石家铭的新闻后,中国科大海南招生组来到石家铭家中,逐项了解他的身体状况、学习愿望和生活需求,并提供志愿填报指导。招生组告诉他一家人,如果最终被录取,学校愿意助他圆大学梦。

8月21日报到时,承诺逐一落地:学校安排了一楼无障碍单间宿舍,允许父母陪读。宿管老师汪丽娟送来手工编织的小花篮,上面的便签写着:“欢迎石家铭同学入住!有任何宿舍方面的需求,都可以随时联系我!”

一家三口在校门口拍下合影。照片里,石家铭站在父母中间,一手搂着母亲的肩膀。进入宿舍后,他先观察门缝、卫生间和床铺之间的距离,再试着操纵轮椅转身。那些在招生咨询时被一项项问到的需求,此刻变成了可以进入、可以使用的具体空间。

选择计算机专业,是石家铭经过现实考量后的决定。“该专业不需要依赖太多体力,也不需要经常跑实验室,比较适合我的身体状况。”他说。进入大学后,他希望能一边配合治疗、调养身体,一边沉下心钻研专业知识。

到了新环境,他没有忘记老朋友,常把宿舍和校园的照片发到同学群里。陈俊诚说,他们会一直保持联系,“要当家铭一辈子的好朋友”。新的老师和同学也开始靠近他,询问需要怎样的帮助。

军训队伍再次集合时,石家铭操纵轮椅,停在队列旁边。有人转过身,招呼他靠近一些。穿着和所有人一样的迷彩服,石家铭用自己的方式,成为这支队伍里的一员。

过去许多年,许多人在楼梯、校门和求医路上伸手接住过他。石家铭也给同学讲题、分享零食,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身边的人。在合肥,面对新的同学、老师,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融入。

口令响起,队伍向前。石家铭也跟了上去。

(本报嘉积8月31日电)

